

不亦阅乎文库

52 度 咏叹调

张乐东◎著

或是在恍恍惚惚的梦中
一定是在酩酊大醉之后

清醒的时候

永不褪色

会保留下青绿的基调

它不受时空的消磨

真情与厚爱

只能在路上茫然四顾而踟蹰

找不到那个曾经的家

心里已找不到回家的路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52①咏叹调

张乐东◎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BEIJING YANSHA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52度咏叹调 / 张乐东著. — 北京: 北京燕山出版社, 2013. 11

ISBN 978-7-5402-3348-8

I. ①5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52850号

书 名: 52度咏叹调

作 者: 张乐东

责任编辑: 金贝伦 陈赫男

特约编辑: 叶青竹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2-3348-8

出版发行: 北京燕山出版社

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 100054 电话 010-63555979

印 刷: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规 格: 170毫米×240毫米 1/16

印 张: 16 印张

字 数: 280 千字

版 次: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张乐东，男，1950 年生于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。1969 年夏从广饶县一中毕业回村务农，年底参军，服役于第 38 军某步兵团。1972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74 年起任团政治处宣传干事。1982 年转业回原籍，先后在中共广饶县委党史办、县委办、县委宣传部、广饶镇、县检察院任职。1995 年起在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。2010 年退休，以书画、垂钓、写作、旅游等活动自娱。

自序

唱给草民

书中这些短文所记，或是沉淀于脑海中的往事，或是直面人生时的感慨，或是说及亲人师友时展露出的情怀。

我不敢说自己的文章是黄钟大吕，能震撼人心。但我敢说，它们记的是真事，说的是真话，流露的是真情。我知道，真的东西，正在渐行渐远。

我不敢说自己文笔玄妙，开卷能给人美的享受。但我敢说，它们都不是无病呻吟式的顾影自怜式的拿腔捏调。我不喜欢那种小情调。当然有人喜欢。那是别人的事，我也理解。我觉得，一个好的社会应该很开放，给大家更多的自由和宽容，特别是意识、观念一类的东西，更应如此。如一味强行整齐划一，会窒息一个人，一个人群，也会窒息一个民族。

这些文章，是我唱给草民们的歌。

虽然从很年轻我就成了一个怀揣“铁饭碗”(也有人说是“金饭碗”)的“干部”，但从思想感情而言，我的血管中流淌着的却是草民的血。我出身农民，我敬之爱之的父母双亲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是最底层的平民百姓。直到现在，我九十多的老母亲还住在生我养我的小院中。不论是常回家看看，也不论是常接触进城打工的农民，还是常从媒介中一窥平民百姓的现状，我都一直没有离开那个非常熟悉的生活和思想环境。像氧气会通过呼吸融进血液一样，与他们丝丝缕缕的气息交换，使我的草民之血虽然有时浓稠有时稀薄些，但却始终没有发生质的改变。当我敲击键盘时，这种融化于血液中的感受，不知不觉中，会在字里行间弥漫、充盈、流淌。

我将这些文章写给他们，并不是为了歌颂他们，替他们鼓吹呐喊，替他们树碑立传，也不是煽情于他们，为他们呼吁或是争取什么，更不是要改造他们，让他们的思维顺上连我自己都拿捏不准的轨道。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说来很简单，就是想同他们拉拉呱，说说闲话，聊一聊可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心里话，让他们听了，松松心，歇歇肩，喘口粗气，然后，重新扛起自己并不轻松的生活担子，在总是有些坎坷的路上，继续朝前拔步。

说句露怯的话，为他们歌唱，我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我是业余歌手，是业余歌手中的新手，而且是年纪老大不小的新手。我缺少一副天生的好嗓子，声音有些沙哑而且五音不全。我未经专门训练，不懂音域和音色，也不懂美声和传统唱法区别何在。我的歌不但唱不到优雅动人，也唱不到字正腔圆，甚至有时还会跑调，总之，我唱得远没有那些名唱家发出的声音，阳春白雪般激越华美，婉转动听，余音绕梁，犹如天籁。但可惜的是，他们往往很忙，

忙着走穴，忙着挤春晚，忙着奔国家大剧院，忙着唱堂会，忙着摇头晃脑，自我陶醉，所以他们没有时间没有兴趣没有激情为草民们歌唱。

有人说，歌唱者最好的命运便是遇到那些高贵的耳朵。我希望，有更多的草民能成为倾听我歌唱的高贵的耳朵。我更希望，以后能不断涌现很多的歌坛高手来为草民们歌唱，那时我会跻身台下，也支起“高贵”的耳朵，满怀喜悦地动情倾听。

我期盼着。

2013年7月

目 录

001 第一辑 心中的故园

- 002 杜梨树
- 011 看坡
- 020 乡音
- 025 雪情
- 031 老家的水井
- 036 阳河祭
- 041 小戏
- 048 硕鼠

057 第二辑 永不泛黄的相片

- 058 黄土地
- 065 姐姐
- 071 小美与大树
- 078 好“哥们儿”颐年叔
- 083 好人老婆叔
- 090 五大连池，与我同在的思念

- 096 我师王烈
104 送一份祝福给老刘
112 永远的愧疚

121 **第三辑 拾到筐中的落叶**

- 122 远方的大山
128 房东
135 小城中的露水集
139 菜园梦
145 远去的乐园
150 三山游记
156 老子故里皖豫游
163 包村三题
171 我和我的书们
176 是小偷太高明
181 赶海

187 **第四辑 醉中梦中的吟唱**

- 188 黄须菜

192	斜风细雨不须归
198	我的公司
203	与死神的第一次擦肩
208	生当为达士
215	抑气制怒
221	漫话饮酒
225	牡丹之爱
231	洼老鹅
235	放下

第一辑

心中的故园

蓦然回首，已物是人非、人是物非，或人与物已皆非。心中的故园，竟成童年往事或梦中情景。回家的路究竟有多长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从何而来，却不知向何而去，只能茫然行走在路上，四顾而踟蹰。

杜梨树

杜梨，又名棠梨，为蔷薇科梨属落叶乔木，是嫁接梨的主要砧木。树冠最高可达12米。小枝棘刺状，叶长卵形，长5至9厘米，叶缘有粗锯齿，花乳白色，花期4月中下旬至5月上旬，花乳白色。果熟期为8月中下旬至9月中旬，果赭石色，圆形，粒径2厘米左右，味涩可食。

——摘自相关资料

今年春，我参加了老家红盆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召集的一个会议。会议内容，是商讨撰修村志事宜。

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这用来形容撰修各类志中的村志，可能是最恰当不过的。像我们村，七八百人，在我们这一带只能算一个小村，但族姓、人口（及繁衍）、地理、经济、建制沿革、风土人情、文物景观、人物、事件等等，都有大量需要记载的内容。将700多年的历史加以梳理、提炼，使之凝结于文字、表格与图片，如想办好的话，应该说够得上一个纷繁复杂的系统工程了。与会人员集思广益，讨论得很是热闹。在谈到村里的景观与文物时，大家谈到了先前阳河岸上的柳林、村前的砖木古桥、村小学遗址、祖坟中的石碑等等，而说得最多最热烈的，是张家祖坟上的那棵杜梨树。

文章开头有关杜梨树的介绍中，最重要的一点没有说，就是这种树生长得格外缓慢。在北方，杜梨树与黄杨树可能是长得最为缓慢的树种。大家知道，凡是长得缓慢的树木，它的年轮间隙就非常小，树质就会格外坚密瓷实，所以杜梨树和黄杨的木头，都可以用来刻章——年轻时，我就曾用过它们刻过章。因为生长缓慢，所以现在在我们老家已很难见到杜梨树了。时下，人们心浮气躁，不论养猪喂鸡，还是栽花种草，都是眼巴巴地瞅着，按分论秒地希望它们

吹气一般长大，好使自己立马暴富。不能很快得利的事情，不论是长官还是百姓，大家都不屑为之或敬而远之。

自那次会议之后，不知怎么，我老是想到那棵杜梨树，想到那棵树给儿时的我带来的莫大欢乐，和它好多神秘诡异的传说与故事。

杜梨树长到12米得需要多少年，我不清楚。但我知道，我们村的那棵，长到七八米高的样子，就用了大约七百年。它的身子长得特别粗壮，得两人合抱，两米高处，放出五个大树丫，树丫都粗得一人抱不过来。树丫中的两枝朝向西南，它们离得既近，长得又粗壮，两个人可以并排躺在上面睡觉。老人们说了，最大的树丫之所以朝向西南，是因为张家一族的根在那个方向。树的冠，尤其巨大，能遮蔽住大约两三分地的面积。粗壮的身材加上超大的树冠，真是亭亭如盖，在平坦舒缓的大平原上，四五里外就能摄人目光。在周围，有不少树木长得比它更高大挺拔，但却如众星捧月般拱卫在它的四周，造就了它领袖群伦般的气派、气魄和气势。

发掘被岁月深埋的记忆，我忽然有了一个发现，原来树同人一样，也是有气质的。人的气质好，是美于外而秀于内，它通过静态的相貌与身材，动态的举手投足和一颦一笑，精神层面的谈吐与眼神，或是从三者的集合交融上，折射出来一种磁场，带给他人一种感觉。这种感觉，顺眼，舒服，有吸引力，令人仰慕甚至自惭形秽。树，也有身材、相貌，也有面对风雪雷电时不同的形态品相、风姿气韵。它也有磁场，它也给人不同的感觉。那棵杜梨树的气质是什么呢？不是雍容华贵，不是潇洒倜傥，不是风流儒雅，不是强悍霸气，它集大度、沉稳、自信、淡定于一身，具有蓬勃的生机和超强的亲和力。它的气质，是日月精华、天地灵气凝结出来的不激不厉的高僧修为，岁月沧桑、阅历变故熔铸出来不怒自威的侠客热肠，是含辛茹苦、任劳任怨携领、庇护着几十代后世子孙不矜不伐的长者风范啊！

正是这种气质，使杜梨树成了我们村张姓一族心中的圣物，成了整个村五姓乡亲的自豪和骄傲，成了周围一带十村八庄老祖坟中叫人羡慕称赞的偶像。

杜梨树下的坟茔，叫棘子坟，棘子坟下，埋的是张家的先人们。为啥叫

棘子坟，村里人有着不同的说法。有人说这是“一字坟”的谐音。因为由北而南，九辈单传，一字阵型排开了九座坟墓。还有人说，原来的祖坟周围荆棘遍布，所以就叫棘子坟。在这两种说法中，我觉得后边的说法更为合理。这不光是因为我们这里，一直就将荆棘叫作棘子或是棘子棵、棘棵子，而且棘子坟的说法，更有传统、文化和情感的沉淀充盈于内。

据可靠记载，张家先祖自南宋景定二年，也就是元朝中统二年（公元1261年），从襄阳（现湖北）的枣阳县移居于此，所以我们村的历史比周围其他村要早上一百多年。为了写此文章，我查对了一下，方才注意到了先祖来此定居创业的历史背景：1234年金亡之后，蒙古人旋即对南宋发动了40多年的战争，1276年元军入占南宋首都临安，1279年南宋灭亡。先祖的祖籍襄阳，正处南宋最北疆，地处两方交战的最前沿。先祖或许就是为了躲避兵祸战乱才逃难北上，一路颠沛流离来到这里。这时的山东一带，由于之前金国与蒙古人的连年战争，也早已是千里不闻鸡鸣了。所以说，张家的先人来此创业，比之后来周围村庄从山西洪洞、河北枣强而来的移民更为艰辛百倍。这是因为，后来的移民全是明朝政府组织的行动，难是难哉，但毕竟有各级政权组织和安顿，又是结群而至，可互相援手协助。而张家的先人却是孤零零一户来此拓荒。当时的情景必是荆棘遍地，蒿草连天，四野空寂无人，只有野兽出没。孤单单，一家几口，不知奔波多少时日，方才选定阳河之滨的这个地势高处，停下疲惫至极的脚步。为了搭建起那个勉强可以遮风避雨的草窝，为了在新开垦的土地里撒下第一粒种子，他们流了多少血，洒了多少汗，滴了多少泪，有谁说得清？这段披荆斩棘艰难困苦所遗留下的信息，不正是通过“棘子坟”之名，强烈地渗透出来的吗！

不知从何朝何代始，棘子坟四周的棘子为茂盛的荻草所替代。荻草，我们这里叫荻子。荻花开在夏秋两季，远远看去，随风摇曳，清素可人。我们村的老人们都知道，荻子可以用来入药，据说可以清热活血，特别是用于治疗妇科病，而杜梨树的梨和花与叶，甚至冬天的杜梨树枝，都可用作药引子，不论有病的是男是女，病就好得快得多——当然，其他村的人用了，就不如

红盆村的人灵验。红盆的人，不光是姓张的灵验，就是另外的四姓李、王、朱、庞，用了都灵验。这是因为，他们来到红盆村或早或晚，都已多代，虽然族姓不一，各立门户，但经世代通婚，相濡以沫地相处往来，早已血脉相连，习性相通，气息相融，气味相投了。

杜梨树在阳河南岸，离河不远，棘子坟的北头。棘子坟和杜梨树下，是我们小时爱去玩的地方。春天，老远就能看到树上开满了乳白色的花。我们从村前桥上跑过去，跑过去并不是为了看花，虽然那花好看，但男孩子们都不怎么爱看花。大家去了，是捉迷藏，拔荻子的嫩芽含到嘴里吸它的甜气。大孩子会爬到树的高处，朝四下张望，然后对下面爬不上树的眼巴巴的小把戏们，炫耀说看到了什么。如是夏天，我们在河中游泳，游累了，就将衣服拿着，跑到树下去玩。大孩子们光着屁股爬上去，将湿了的衣服挂到高处的树枝上，叫风吹干。秋天的杜梨树下，是大家最爱去的地方，这时它会长出赭石色圆圆的小果果，涩涩的。等到小果果变黑了的时候，涩味淡了，会甜得多。

以前，村里人迷信，大都相信老祖宗们有神灵，杜梨树有神灵，他们会保佑自己的后代，所以他们都很敬奉杜梨树，不允许孩子们对它有任何的亵渎。有一次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，用刀子在大树身上刻字，他想刻红盆村三个字，谁知红字刻好，盆字刚刻了一个分字，就被他正巧经过这里的老爹发现，屁股上挨了狠狠的一脚。踢过了自己的孩子，老人又像是吼一样对我们说，杜梨树是老祖宗种下的，保佑我们村的人好几百年了，记住，可千万别动它啊！

1967年，学校停课闹革命，我大多数时间在家干活。那年夏天，在生产队的甜瓜地里，我就听看瓜的张奉天，对我讲过他曾得到老祖宗保佑的一件事。

张奉天是个彪形大汉，有一身好武功，枪刀剑戟无不精通，尤以马叉和流星锤的功夫叫人称绝。他年轻时给人扛长工，有一年除夕替东家到寿光县东部一个村里讨债。债讨到了，就连夜往家赶。谁知走到离着村三四里地的地方，忽然招了“挡”。招挡，有的地方叫鬼打墙，就是眼前突然变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不管怎么走，转来转去总是回到原先那个地方。他转到了大半夜，

纵是一身武功，也害怕了，里边的衣服全都湿透。实在转没力气了，就坐到地上寻思。忽听西北方向有鸡叫，他明白那个方向应该就是自己的村子，于是他就朝着那个方向走，走了不到半里路，就觉眼前霍然透亮，老远就看到了那棵杜梨树，高高地挺立在那里，像是向他招手。他赶紧跑了过去，在杜梨树下，给老祖宗们磕了一个头，就往村里走。他边走边回头看，就见回家的路通明豁亮，而走过去的路又变作漆黑一团。他回到家门口时，正听到早起的人家开始燃放过年的鞭炮。

张奉天还告诉我们，杜梨树不光能保佑后代，还有神灵自护。民国初期，附近一个村曾发生过一个“松树”案，那族的老坟地被盗去一棵巨柏（我们这里过去称柏为松）。这引起全族人的愤怒，大家纷纷出资，派出人丁四下打探，终于发现了线索，将3名盗树者告上县政府。当时我们村有一人在县政府当差，回来说了审案中有关联的情节：偷柏树者在大堂上供说，他们本来是想偷红盆村的杜梨树的，谁知摸至树下刚想挥斧动锯，就听到四野似有万马奔腾，又有金戈齐鸣，人声鼎沸，朗星之夜，忽然变作漆黑一团。这几人心惊肉跳，抱头鼠窜。

张奉天看瓜的地方，是在河的北岸。他吧唧吧唧使劲抽上几口烟袋锅，然后用烟袋杆朝南一指，说：“看到了吗，正南，过了河，那棵杜梨树就是长在那里来！”

我虽然下意识地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但我清楚杜梨树早已不在。这棵活了700多岁的杜梨树，纵然躲过了历朝历代的兵燹贼盗，却已在9年前蓦然倒下。

就在张奉天讲述他的经历后没有多少天，棘子坟也被彻底荡平了。平坟的活，我是参加了的。我不知这是不是上一年“破四旧”的余波，只知道当时全公社乃是全县全省甚至是全中国，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“平坟运动”。那年秋，我们村包括棘子坟在内的所有的祖坟，都被毁掉。

几千年来，祖坟是中国人最为敬畏的建筑，对这一族人最严厉的攻击和污辱，就是动了他的祖坟上的东西，特别是掘了他家的祖坟。被羞辱了的一方，

是铁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但是，从20世纪50年代起，中国大地上的子子孙孙们，却心安理得笑逐颜开地将为老祖宗们遮荫的大树连根拔去，将祖坟里的砖运回家砌了猪圈，或是为生产队盖起了办公用房，将棺木拣好的解开来了做了木板，差些的，则烧火取暖。耸立于坟前铭刻着感恩戴德文字的大石碑，有的被移去他处做了桥墩，还有的被抬到大街之上，在夏夜乘凉时，垫起后人们的屁股。直到现在，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清楚地记得，那时，从公社干部们开始，流传开来一个调侃的说法，掘了祖坟，用了祖坟里的东西，这不是不孝，不是灭祖，而是革命事业的需要：这叫人民公社建设中的“老社员投资”——老祖宗们，是人民公社的“老社员”。

那个年月，是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浩劫。我清楚地记得，说起杜梨树的命运时，我大爷讲给我听的，就是它的“在劫难逃”。

我大爷叫张殿秀，他去世时才58岁。他是病饿交加而死的，而他的罹病，与饿有着直接的关系。他去海边出伏，身材高大饭量也大的他，每顿饭只能分得一个小杂面饼子。他饿得前心贴后心，还要干很重的活，这使他大伤了元气。回家后饥荒愈加严重，孩子又多，困苦日甚。他先是浮肿，以后又添了好几种病，苦撑苦捱，终于有一天，高大的身躯摔倒在了院子里。到1959年秋后，他已面色如纸，骨瘦如柴。一天，躺到土炕上的大爷，见我眼泪汪汪，就拉着我的手和我说，孩子，别哭，别哭，这是老天爷不让你大爷活了，要是还有那杜梨树，还有它的果和树叶树枝来煎药，我就会好起来的……可是，大树没了，老祖宗就不能保佑我了。

在我最后一次站到他的炕前时，病入膏肓的大爷忽然给我和我的叔兄弟们，讲了一个故事：

上年刚入秋不久的一天晚上，大爷去棘子坟为生病的奶奶寻药引子，老远就看到有个人站在杜梨树下。大爷很纳闷，天这么晚了谁还在那里干什么呢？他过去一看，原来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白胡子老汉，头发朝上梳起，留着四方髻，四方髻上还包块麻布，穿的像是演戏的袍子，只是有点短，颜色就像是前些年女人们穿的蓝色印花布。大爷问他是哪里人，他说就是这东张村的。大爷心想，